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七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春官二

白虎通曰天子圭尺二寸博三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半  
珪為璋方中圓外曰璧半璧曰璜圓中牙身玄外曰琮  
璜以徵召璧以聘問璋以發兵珪以質信琮以起土功  
之事圭上兗下方位在東璧方中圓外位在中璜半璧  
位在北璋半圭位在南琮內圓而湊外直而牙位在西

尚書大傳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諸侯無過者復得其圭有過者留其圭能正行者復還之三年圭不復絀以爵還圭留璧璧所以留者以財幣盡輒更造也禮曰圭造尺八寸有造圭明得造璧矣案白琥禮西方不聞以琮元璜禮北方不聞以徵召徵召自有珍圭也疏琮以斂而有渠聘琮以享而有瑑駟琮以權而有鼻大琮以鎮而有牙宗后以為鎮后理陰教故以起土功又黃琮禮地則土功其類也可補典瑞之闕焉春秋繁露曰主

天法商玉厚九分白藻五絲主地法夏玉厚八分白藻  
四絲主天法質玉厚七分白藻三絲主地法文玉厚六  
分白藻二絲然則藻之絲玉之厚取則天地陰陽又藻  
地白而加采典瑞玉人之所弗及也存以備攷絲謂采  
五絲五采也周官射無四正藻無四采逸詩四正具舉  
是射有四正也繁露白藻四絲是藻有四采也蓋二王  
之後歟

射人職王五正諸侯三正卿大夫士二正典瑞  
職王藻五采公侯伯藻三采子男藻二采鄭注

四正謂正  
爵非也

藻藉以韋衣木板而畫之繫以元纁焉聘記

謂之組繁露謂之絲蓋染絲織之以為組也或屈之或垂之屈之為質垂之為文組之大者如綬小者如條條以結纓綬以結璲皆染絲為之繫玉之組亦然不畫也畫者其板耳綬即古之佩條即古之紉康成曰纁纁藻通

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為繩繁露謂之絲者以此公羊曰寶者何璋判白注云判半也半珪曰璋白藏天子青藏諸侯魯得郊天故錫以白璋所以郊禮珪以朝璧以聘琮以發兵璜以發衆璋以徵召詩斯干毛傳曰裳下

之飾璋臣之職故顧命王受瑁臣秉璋棧樸言賢人衆  
多奉璋者皆髦士也王肅謂羣臣從王行禮之所奉杜  
預亦謂臣為君使執璋康成以璋瓚當之則惟用之於  
裸矣禮天用蒼璧不以璋赤璋禮南方不以白何休謂  
璋以郊其色白者蓋羣臣奉以行禮不徒用之於裸也  
段氏雜俎曰安平用璧興事用圭成功用璋邊戎用珩  
戰鬪用璩城圍用環災亂用雋大旱用龍大喪用琮愚  
謂發兵用琥禱旱用龍祠廟用瑒

瑒即圭圭所謂裸圭尺二寸有瓚節

行用珩引陞用瑗

上下除陞從官扶輦瑗大孔壁奉以引之防傾覆也

聘人用珪

召人用環絕人用玦穀圭聘女親迎加琮

親迎諸侯以履二兩加琮

曰某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大夫士庶人以履二兩加束修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

珍之履不珍之束修

或曰古之璋猶今之笏故天子搢珽羣臣奉

璋

春秋桓九年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十年春曹伯終生卒蓋世子冬朝而曹伯春卒故知曹伯有疾使其世子來朝春秋志之以為合於禮公羊謂譏父老子代

而依違其說未知在曹在齊在齊者世子先代父出會在曹者世子射姑代父來朝穀梁謂曹使世子伉諸侯之禮則失在曹魯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則失在魯獨左氏以為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禮也典命職凡諸侯之適子誓于天子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周制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曹世子未誓故待以上卿皮帛繼子男之禮何休膏肓謂左氏以人子安處父位尤非衰世救失之宜於義為短康



成箴云必如所言父有老耄罷病孰當理其政預王事也蘓寬亦云誓于天子下君一等未誓繼子男皆降下其君非安居父位然則攝者攝行其事不居其位也吉凶皆然父有廢疾不勝喪則適孫承重為攝主不得以父在為辭吉禮可攝則凶禮獨不可攝乎鄭志趙商問謂父有廢疾不立而立適孫父在而為其祖服非世子乃諸侯也故康成答以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宋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寧宗嗣服已大祥議者欲持

禪兩月監察御史胡紘議曰孫為祖服已過期矣議者欲更持禪兩月是何禮也若謂嫡孫承重則太上聖躬康復自于宮中服三年喪而陛下又行之是喪有二孤不可是時朱子獨以為非而未有以折之及檢喪服傳得疏所引鄭志大喜以為有疑父在不當承重者時無明白證驗今得鄭志方見父在而承國於祖之服乃始無疑向使無鄭康成則此事終無斷決而知學之不講其害如此愚謂議者不行三年而持禪兩月固非禮矣

天子絕期而為其祖期吾不知是何代之禮也且古未  
有父在而子受國者故曰攝寧宗既受國矣居其位不  
行其禮可乎哉春秋晉景公有疾立太子州蒲以為君  
而會諸侯伐鄭父在而子居父位經書晉侯以惡之故  
攝者不居其位也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乎非乎曰  
非也吾聞貴妾攝妻禮有攝女君適子攝父未聞臣攝君周  
公非攝乎曰非也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武王崩周  
公位冢宰正百工何攝之有坐明堂朝諸侯是賊莽假

之以盜漢也楚昭王出奔子西攝王保於脾洩以靖國  
人由于責之凜凜若秋霜焉吾故曰臣不攝君攝者攝  
行其事事之大者喪也祭也曲禮老而傳傳謂傳重喪  
祭子為主而父不與故七十處於內不居廬八十齊喪  
之事弗及也寧宗受重而不服重身登大寶而委重於  
親失之甚矣父在為祖斬非喪有二孤歟曰喪有無後  
無無主孝宗崩光宗病不能執喪喪無主矣寧宗不為  
之主而誰主乎無二孤者無二主也胡紘不學焉知禮

禮有宗子之父父在而稱宗子則為祖斬何疑春秋僖公二十有八年踐土之會衛侯出奔母弟叔武攝位受盟從公侯在喪之例書曰衛子猶葵邱之會宋襄在喪而書宋子也其載書曰晉重魯申衛武與晉魯同名儼然人君矣然則弟可攝兄歟曰否宋背殯為不子衛立君為不臣臣不攝君禮有攝主何也曰祭有主主有位王不與祭大宗攝位謂之攝主管子曰祭之時上賢者也故君臣掌君臣掌則上下均其亡茲適上賢者亡役

賢者昌掌猶攝也言臣行君事惟祭則然其他不攝也苟非祭而亦攝焉名為上賢適足以亡而已禮賤不攝貴故士不攝大夫而況臣與君乎周厲王流彘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呂氏春秋乃謂厲王之難天子曠絕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來竹書紀年遂謂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妄矣自古豈有攝天子哉子代父曰義也臣代君曰篡也管氏之論篤矣乎

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司

裘掌為大裘以共王祀天之服鄭司農云大裘黑羔裘服以祀天示質鄭志大裘之上又有元衣與裘同色隋志大裘冕無旒以羔正黑者為之取同色繒為領袖其裳以纁而無章飾唐罷而宋復之陸佃以為大裘與衮同冕古者裘上必有衣王服大裘以衮襲之冬至祀天中裘表衮夏至祀地服衮去裘以順時序何洵直以為節服氏有衮冕有裘冕是各異冕無同冕羔服之理記曰大裘不裼故露質見素不為表襮何必假他衣以藩

飾之佃又以為覆之曰襲露之曰裼大裘不裼非襲而何愚謂裘之裼也見美也見則美在外服之襲也克美也克則美在中裘質袞文中裘表袞是美在外也謂之襲可乎玉藻惟君有黼裘以誓省大裘非古也王肅增損郊特牲之文托為家語乃云天子大裘以黼之又自注曰大裘為黼文則合大裘與黼裘為一矣又云被裘象天既至泰壇王脫裘服袞以臨燔柴其說不知何據脫裘服袞以袞襲裘兩俱無據孰者為優熊氏云六冕



皆有裘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褱諸侯朝服緇衣羔裘不用狐青也狐青乃冕服之裘劉氏云凡六冕之裘皆黑羔裘也論語注緇衣羔裘祭於君之服

卿大夫以朝服

助君祭

是祭服用羔裘矣然則五冕不言裘省文黼裘以

誓省者聽誓命省牲鑊也

誓在祭前十日省在祭前一日之夕

黼如斧形

刃白而身黑康成謂以羔與狐白雜為黼文蓋大裘之次天子黼裘以聽誓省牲大裘以祀天享帝焉玉藻君衣狐白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蓋物之

難得者故君衣狐白臣衣狐青士不衣狐白物以難得者為貴也犬羊之裘不裼非以其賤乎祀天尚誠貴質而服賤者之裘愚所未通以俟達者荀子曰天子山冕又曰大路之素郊之麻冕一也山冕謂山龍郊乘素車服麻冕則大裘不被衮明矣

白虎通曰天子狐白諸侯狐黃大夫蒼士羔裘別尊

卑也魏秦靜議曰麻冕者素冕麻不加采色漢祭天乘殷路謂之桑根車周乘玉路非素也荀子不見周官

司服五冕衮為龍鷩為雉毳為虎蜼為粉米元無文裳刺黻鄭說也唐楊炯述其說而為之議曰龍變無方

象先王之德享先王服之雉被五采表先公之賢享先  
公服之毳祀四望岳瀆之神也虎雌山林之獸所以象  
其物希祭社稷土穀之神也粉米由之而成所以象其  
功小祀百神不可徧擬惟取黼之相背異名而已鄭義  
也希冕刺而不續故曰希希當作黻假借作希蓋黻冕  
也詩曰玄衮及黼箋云黼黻謂絺衣秦風謂之黻衣介  
足衮黻也注云衮有黻文故黻衣一名黻冕黻亦作紱  
顏師古曰畫為亞衣亞古弗字於文亞為撝弗狀似兩

已古之尊彝禮器皆作亞形晉以黻冕命士會說者以  
為蔽郝失之孔安國謂袞龍黼黻天子諸侯服之粉米  
藻火大夫服之士藻火而已孔穎達謂衣則尊者在上  
故首袞龍裳則尊者在下故先黼黻古有是說馬融亦  
云蓋衣在上為陽陽統於上故所尊在前裳在下為陰  
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玄袞及黼書麻冕黼裳是裳  
先黼黻矣此說近是然以宗彝繪在尊則毳冕又何物  
先鄭以毳為屬衣或非無據也宋禮局官宇文粹中議

曰有虞氏服黻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黻者乃黼冕非  
蔽郝之芾也愚謂黻者黑與青而芾色皆赤以淺深為  
尊卑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大夫赤而已安得以芾為黻  
乎明堂位注云黻或作黻四朝之服其詳未聞論語禹  
美黻冕虞也荀子天子山冕夏也傳有火龍黼黻殷也  
禮有日月龍章周也且黻與黻異物黻從韋以韋為之  
黻從黼紕衣也則黻非蔽郝亦明矣今之蔽郝古之蔽  
前介足蔽前謂之檐釋名曰跪檐跪時檐然張也江淮

之間或謂之被被即蒂字見說文

古文從市篆文從友

蒂與鞮一

字兩形鞮與鞫一物兩名鞮與鞮異物同聲詩之毳衣即禮之毳冕青如紉赤如繡釋名毳芮也畫藻文於衣如水草之芮豈其然乎說文以毳為屬色如繡故謂之繡繡禾之赤苗然則屬也者毳衣也或赤或青五色備秦去鞮而佩綬故蒼頡篇以鞮為綬非古也古者革帶以佩鞮廣雅云鞮謂之鞫而五經異義曰鞮者大帶之飾非鞫也蓋蒂從巾象連帶之形故玉藻曰紳鞫晉語

曰韞帶異義之說誤矣

說苑修文篇曰士服黻大夫黼諸侯火天子山龍諸儒異說存

致以備

司服王為公卿錫衰為諸侯緦衰為大夫士疑衰首服  
弁經案西漢帝師褒成君孔霸薨元帝素服臨弔者再  
至東漢建武中凡大臣薨素服臨之永平初太常桓榮  
病顯宗臨幸入街下車及卒變服臨喪送葬東海恭王  
薨發哀而已制服無聞焉晉咸寧二年詔大臣薨三朝  
發哀一月不舉樂一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亦未聞為之

服也東晉賀循議曰雜記君於卿大夫之喪比葬不食肉比卒哭不舉樂古者君臣義重雖以至尊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錫衰以居不接吉事愚謂君為臣服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素弁加經同姓以麻異姓以葛漢舊儀丞相有疾皇帝親問從西門入即薨移居第中車駕往弔帝師鄧弘卒安帝服絲麻幸其第此君為臣服猶古之錫衰總衰歟然弘太后兄太后服齊衰故子從母服非禮也春秋知悼子卒平公飲酒則君不服臣久矣禮



大夫卒闕一時之祭祭猶闕之何況飲酒既不飲酒焉  
可作樂禮小功至不絕樂則股肱之痛甚於小功旁尊  
皆報至尊不報故臣為君斬君為臣無服無服者無報  
服也孰謂君不服臣乎小記君弔必皮弁錫衰

未當事也當事

乃弁經

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主人服君乃服也禮

君不撫僕妾而士之喪君若有賜則視斂斂卒君坐撫  
當心士雖微亦不以僕妾視之矣魯隱公元年公子益  
師卒小斂公不與春秋非之故不書曰君不服臣蓋始

於此

大記曰君於大夫世婦大斂焉為之賜則小斂焉熊氏曰卿則小斂焉為之賜則未襲而往孔疏曰

柳莊非卿衛君未襲而往急弔賢也然則公子益師魯之卿歟

禮服正幅為端朝祭之衣端正無殺康成謂士服則然

大夫以上侈袂其服遂不復端乎非也袂屬於服袂之

侈何害於服之端且端不徒言服無言冠其冠冕則曰

端冕其冠委貌則曰委端亦曰端委

穀梁委端指笏左傳弁冕端委周語

以入其冠章甫則曰端章甫其服端其冠元則曰冠端

而襲玉藻天子元端朝日諸侯元端以祭皆元冕也章

甫委貌皆元冠也元冕元冠同曰元端則元端所包者廣矣服虔以為端委者衣尚袞長其長委地故曰委杜預因之亦云端委禮衣而不言冠蓋以齊桓委端晉文端委皆大國之侯疑非委貌故異其語晉語委竿章昭曰委委貌一說委冠卷秦人曰委則端委非委貌也然端委即元端委貌即元冠天子亦服之況諸侯乎康成云四命以上齊祭異冠孔疏謂齊祭異冠自祭其廟若助祭於人則鄭志答趙商所謂大夫冕士弁而祭於公

齊時服之祭清服之則又齊祭同冠矣然士助祭爵弁其齊元端安在其為同也且所謂異冠者絺冕祭元冕齊元冕祭元冠齊爵弁祭亦元冠齊以爵弁非齊服故與元冕祭者同服元冠惟殊其組纓之色耳推而至於天子雖裘冕祭衮冕祭亦元冕齊故曰元冕齊戒鬼神陰陽也又曰齊之元也以陰幽思也鬼神陰幽故衣冠陰色所以交接鬼神表其如見所祭者之心祀大神祭大祗享大鬼皆然故齊則君臣同服司服職云其齊服

有元端素端自天子達於士一也素冠素衣為素端其制如元端而素毛傳謂練冠鄭箋謂既祥之冠愚謂練祥之齊冠說者謂練冠以布素乃白練則素非練冠失之矣周人弁而葬殷人啍而葬與神交之道也有敬心焉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變服而葬故亦變服而齊則練祥二祭齊服素端又何疑乎天子練祥之事大祝掌之元端則爵韞素端則素韞熊氏皇氏謂諸侯已下皆元端齊而以爵韞為韞同士禮天子亦如之練祥之齊

服素端素鞞或曰練無鞞祥有鞞

葬則素冠而加葛經練則首經除矣素衣

而要葛經練筮日筮尸皆在三日齊之前也

少牢旬有一日筮日特牲前期三日筮尸

服正幅為素端

守祧職既祭藏其隋案隋說文作陸一作墮戰國策曰

墮飯趙孝成王方饋不墮飯是也飯以手謂放飲於器

曰墮春秋傳曰墮幣楚有宗祧之事將墮幣焉是也祭

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墮士虞禮曰墮祭墮之為言下也

猶放飯於器也墮之為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其音近

綏曾子問士虞記少牢饋食皆作綏因綏為綏因墮為  
隋轉相假借失其本義當定作陸康成謂守祧之陸即  
士虞禮之苴非也祭於苴者謂之饗士虞記所謂饗祭  
子苴特牲少牢不言者省文蓋祭必有饗饗必有苴士  
虞記備載饗辭而特牲饗在迎尸之後說者遂以饗神  
為饗尸誤矣尸與主人主婦之祭祝命之佐食助之者  
謂之陸陸者神饗之後尸祭神餘尸飽之後主人主婦  
又祭尸餘皆祭于豆間及地不於苴也而主人陸祭則

當受嘏之時孔疏云將受福先陞祭佐食既受陞祭遂  
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嘏主人主人受而詩懷之  
出而寫嗇于房祝以遷受少牢則尸命祝嘏主人尸不  
親天子受嘏之禮見于詩詩曰公尸嘉告嘉告者告以  
善言謂嘏辭也然則藏其陞蓋嘏辭歟陞為嘏設不嘏  
亦不陞故言陞則嘏可知也及周衰而嘏辭藏於巫史  
之家則其禮亦廢矣一說大祝陞釁在逆牲前牲猶未  
殺非薦血也灌鬯求神謂之釁鬯既灌然後迎牲然則



陸者灌也灌于茅象神歆之是為茵茅先鄭云陸神前  
沃灌器名近之矣一說陸當作綏周頌載見諸侯助祭  
之詩曰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箋云純大也天子受  
福曰大嘏則所謂綏者非綏祭而何綏與受嘏其事相  
連頌言綏者不一而陸無聞焉竊意陸者皇尸祭神之  
目而綏者孝孫受嘏之名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  
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陸陸者毀也凡幣以  
禮神灌以降神皆曰陸綏者安也曾子問攝主不嘏故

不綏士虞記喪主不嘏故亦不綏蓋攝非正喪非吉皆

不受福不受福故皆不綏然則受福謂之綏也

詩曰以綏後祿

又曰綏我眉壽言綏者不一皆受福之辭

少牢主婦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

注云不嘏者夫婦一體主人受福主婦亦與焉且祭禮

尸無不墮主有不綏則墮為尸祭綏為主人受福之祭

明矣

士虞禮尸祭為墮少牢主祭為綏有司徹主祭亦為綏曰其綏祭其嘏

如前說則藏

其墮者謂嘏辭

古文假借墮與綏通

蓋既祭則藏於桃守桃掌之

禮運所謂祝嘏辭說藏於宗祝巫史非禮也如後說則

藏其墮者謂苜茅蓋既祭則藏於館司巫共之守祧藏之以依神也黍稷肺脊不可久藏鄭說失之祝以孝告謂祝通孝孫語於先祖嘏以慈告謂嘏傳先祖語於孝孫則祝輕而嘏重藏其墮舉重者而言其實祝嘏辭說皆藏之也周公祝冊納於金匱之匱

鄭注云凡藏祕書藏之以匱必以金

絨其表

則嘏辭可知蓋藏之無故不啟漢儀注祭天地五

時皇帝不自行祠還致福謂之受釐釐說文作禧言受

神之福也受福之釐猶受嘏之綏歟

文帝詔曰吾聞祠官祝釐皆歸福於

朕躬不為百姓漢之司巫菹館館或作飽飽古文包字  
祝釐即周之祝嘏也

天文訓曰酉者飽也任包大也說文包象裹妊故曰任  
包然則菹飽者謂以茅包墮祭而藏之也兩說皆通前

說為允有司徹司宮埽祭注云埽豆間之祭崔說埋之

西階東明黍稷肺脊既祭埽而埋之不藏也  
墮與服同藏非豆間

之祭鄭注曲禮綏讀為妥音湯果反說文墮  
音徒果切綏與墮以音近而通當從綏為正鵠冠子曰

增規不圓益矩不方墀以全犧正以齊明傳之子孫可

持可將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之宗廟以璽正諸所謂

藏其墮者蓋如此其嘏辭之意詩曰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勅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幾猶期也式猶法也言高魯規矩不增不益可持可將也齊猶齋也稷猶疾也所謂墮以全犧正以齊明也匡猶正也言正之以璽也勅猶符也所謂神享禮靈之符也長賜女以中和之福而藏之宗廟億萬年享天之休此非天子嘏辭之存者歟

司服卿大夫之服元冕士之服皮弁春秋崔杼齊卿也

莊公以其冠賜人劉炫云崔子之冠元冕也孔穎達曰  
非也禮運冕弁兵革不藏私家則冕在公府非助君祭  
不得服之愚謂冕弁藏於私家猶祝嘏辭說藏於宗祝  
巫史皆非禮也故祝嘏之辭與冕弁之服皆藏於廟將  
祭則出之既祭則藏之守祧所謂藏其墮與其服也墮  
者墮祭之嘏辭則服者祭服之冕弁矣祖宗之遺衣為  
重子孫之祭服為輕先其重者首列遺衣後其輕者末  
言祭服兩之也非一之也或云其服即遺衣誤矣祭服

視其尸先王之尸衮冕先公之尸鷩冕故祭服亦如之  
孫為祖屈不敢以衮冕祭先公尸衣其衣子孫亦服其  
服而助祭羣臣則各服其上服焉司服掌之凡大祭祀  
共其衣而奉之穀梁子曰衣服不修不可以祭大夫士  
助祭之服受之於君月令收繭稅以共造云

祭法遠廟為祧有二祧康成曰天子遷廟之主藏於二  
祧聘禮不腆先君之祧謂始祖也案禮冠於廟春秋襄  
九年傳曰君冠以先君之祧處之如康成說則魯之周

公衛之康叔乃得稱先君之祧是時公會晉侯反及衛  
曷為不冠於康叔之廟而冠於成公之廟乎服虔以成  
公為衛之魯祖魯祖即云祧則祧非始祖廟矣昭元年  
傳楚公子圍聘於鄭且聘於公孫段氏公孫段者穆公  
之孫子豐之子其家惟有禰廟而傳云豐氏之祧則禰  
廟亦稱祧也春官守祧先王先公之廟皆曰祧然則遠  
廟為祧之說非乎三昭三穆與太祖廟而七則文武列  
於昭穆也及遠而親盡當遷獨文武以功德不毀故後



世謂之二祧因是有遠廟為祧之說魯之世室魯公武公象周之文武而武公之廟立於成公六年則知文武二祧之名必起於東遷之後矣享人鬼曰先妣先祖立廟祧曰先王先公而先妣不聞有廟則姜嫄無廟也無廟而為壇祭之蓋高禘也殷祠祫簡周享姜嫄曰高禘神之也曰先妣尊之也以為我祖之母周之所自出故魯頌因后稷而推本姜嫄說者遂以閼宮為姜嫄之廟妄矣周無先妣之廟魯安得有姜嫄之廟哉孟仲子曰

禘宮亦非也高禘有壇不聞有廟守祧庵八人者每廟一人又一人為長女祧每廟二人者廟各以其妃配魏景初元年有司請於太祖廟左為文帝昭祧右擬明帝穆祧帝方在位預立二祧君子是以知魏之將亡也將冢人掌公墓之地正墓位蹕墓域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為之蹕則蹕通上下之名齊崔氏側莊公于北郭葬諸士孫之里四翼不蹕案禮大夫四翼葬以大夫冢人當為之蹕四翼而不蹕則非大夫之葬禮也側者不

殯之名死於兵者不入兆域謂投之域外里名士孫乃墓中之室墓大夫之所居萬民之葬地則是葬諸邦墓而非公墓不但投之域外矣蹕者止行人又曰辟辟者辟行人王燕出入士師辟邦有賓客訝士辟三公有邦事鄉士辟六卿有邦事遂士辟大夫有邦事縣士辟辟者身為前驅宮中有事隸僕蹕邦有大事遂士蹕諸侯為賓士師蹕喪祭賓軍鄉士蹕賓客居館訝士蹕蹕者帥其屬夾道鄭司農謂若今衛士填街蹕也

填街一作填衛應邵

漢官儀曰鹵簿五營校尉在前名曰填衛然內豎為王后之喪蹕又為內人

蹕內人六宮之人則蹕之名通上下矣至秦天子出入

稱警蹕諸侯出入稱課促惟至尊乃蹕也古者王門蹕

郊兆蹕山林蹕古文蹕為避杜子春云避當為辟謂辟

除姦人則蹕與辟名異而實同朝士之辟也帥其屬以

鞭呼且趨條狼氏亦如之

公墓春秋謂之公氏魯葬昭公季孫使役如闕公氏將溝

馬闕者公墓之地氏猶家言死者以墓為家溝者兆域也溝而絕之為域外溝而合之為域內

冢人掌公墓以爵等為樹數許叔重云天子樹松諸侯

樹柏大夫藥士楊藥木似欄欄柱類春秋緯所謂藥草也王制庶人不封不樹墓大夫掌國民之墓亦無封樹之文而春秋緯則云庶人無墳樹以楊柳蓋起於近世古者生無爵死無墳故不封者亦不樹也

媒氏禁遷葬遷葬者改葬也改葬非禮也故禁之改葬非禮則冢人墓大夫之事也曷為媒氏禁之媒氏聽陰訟幽宅屬陰且媒氏地官也故為之禁然則冢人墓大夫曷為弗禁也冢人固有墓禁矣墓大夫之禁令改葬

在其中焉何以知之以族葬知之大司徒族墳墓以安民圖其兆正其位巡其厲守之百年遷之一旦豈安民之意哉冢人墓大夫又安得漠然坐視而弗禁乎然而古之改葬者多矣何以知其非禮而禁之春秋桓公十五年天王崩桓王也莊公三年五月葬桓王自崩至葬距七年左氏以為緩穀梁子疑之因有郤尸以求諸侯之說似非人情公羊子以為改葬蓋得其實改葬不書改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內亦無改葬之文以此知

改葬非禮也故禁之也左傳隱公元年改葬惠公左氏  
謂公弗臨故不書子葬父何故弗臨如曰隱為桓攝攝  
主不臨喪是何禮也蓋改葬非禮故不書然則喪服曷  
為而有改葬總改葬總者康成謂墳墓崩壞將亡失尸  
柩昔王季歷葬於渦山之尾纍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  
文王於是出而為之更葬雖其說近誕然仁人孝子或  
不幸而遭之此禮之變也非是而改葬者則春秋鄭改  
葬幽公齊改葬莊公皆君弑賊不討葬不以禮及鄭人

斲子家之棺齊人尸崔杼於市賊既討而改葬其君此  
皆得禮之變者然非禮之正故不書於經則改葬非禮  
益明矣古之葬也筮宅其辭曰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  
艱是葬為死者非為生者後世有圖墓之術以冢中枯  
骨求子孫富貴於是遷葬者益多則尤惑之甚者也不  
可以不禁媒氏遷葬與嫁殤本兩事康成一之謂生非  
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如成人耶則我未之前聞如  
未成人耶則曹孟德愛子冲死為聘甄氏亡女與合葬



是合葬非遷葬也康成失之周曰嫁殤漢曰娶會唐曰

冥婚

喪三日而殯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棺不可復開也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

必誠必信勿之有悔焉爾矣言既葬不可復改也既葬而復改猶既棺而復開仁人孝子所不忍見不忍言者也後世無故而行之遂成風俗亦何異於狐埋之而狐捐之者哉壽張侯樊宏遺勅薄葬又以爲棺柩一藏不宜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光武善而從之合于古矣

圜丘之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方

丘之樂函鍾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宗廟

之樂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鍾爲羽注以圜

鍾為夾鍾函鍾為林鍾而十二律配十二辰夾鍾生於房心之氣天帝之明堂為天宮林鍾生於未之氣未坤之位而天社地神在東井與鬼之外為地宮黃鍾生於虛危之氣虛危宗廟也為人宮又以律呂相生之次卑者不用尊者避之後生先用先生後用則上下損益相生之古法亂矣又謂祭尚柔商堅剛也故樂無商五味調謂之和五采備謂之繡五聲和謂之樂五聲無商猶五味無辛五采無白也無辛則五味不調未可謂之和

無白則五采不備未可謂之繡無商則五聲不和未可謂之樂也說者謂鬼神惡商如其說則天神地祇皆惡商矣而天有四時地有五行是將使四時無秋五行無金而後可也有是理哉唐趙慎言謂三大祭無商商音金也周木德金尅木故去之唐土王請加商調去角調又云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實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以破商聲堅剛之說是則然矣而木德去商土德去角豈其然也水德去宮可乎宋紹興

中有司議以為天宮取律之相次圜鍾陰聲第五陰將  
極而陽生故取陽聲之首黃鍾為角陽聲第二太簇為  
徵陽聲第三姑洗為羽天道有自然之秩序故取其相  
次者以為聲地宮取律之相生函鍾上生太簇為角太  
簇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徵

宮生徵徵生商  
商生羽羽生角

此古法也宮生角角生  
羽羽生徵或末之前聞

地道資生而不窮故取其相生

者以為聲人宮取律之相合黃鍾子為宮大呂丑為角  
子合丑也太簇寅為徵應鍾亥為羽寅合亥也人道以

合而相親故取其相合者以為聲其說似近理然顛倒四音尤拂於經五聲六律還相為宮三大祭之樂古還宮法也天宮黃鍾為角者

夷則之宮黃鍾為角

夷則之上宮聲清

為上以清角為宮故曰上宮周語武王伐殷二月癸亥夜陳未畢而雨以夷則之上宮畢之故長夷則之上宮

名之曰羽羽生角

夷則之宮仲呂為羽仲呂生黃鍾

故推本其所生而

名之羽者雨也易林曰羽動角甘雨續草木茂年歲熟

蓋取諸比太簇為徵者

林鍾為宮太簇為徵姑洗為羽

林鍾之下宮聲

濁為下以下徵為宮故曰下宮周語所謂以太簇之下

宮布令於商者也

太簇之宮南呂為徵以下徵為宮故曰太簇之下宮

姑洗為羽

者林鍾之羽是圜立六變三宮四均圜鍾宮夷則宮林

鍾宮是為三宮圜鍾以其宮為均夷則以其角為均林

鍾以其徵其羽為均是為四均方丘八變宗廟九變四

宮四均函鍾宮以其宮為均無射宮以其角為均

無射之宮

太簇為角

南呂宮以其徵為均

南呂之宮姑洗為徵

黃鍾宮以其羽為

均黃鍾之宮南呂為羽

黃鍾宮以其宮為均大呂宮以其角為均

南呂之宮  
大呂為角

林鍾宮以其徵為均

林鍾之宮  
太簇為徵

太簇宮以其

羽為均

太簇之宮  
應鍾為羽

是為四宮四均宮君商臣以商為均

君臣易位革命之象故商不為均非無商也商不為均也均一名調古者一宮四調沿及魏晉三調猶存曰正宮調曰清角調曰下徵調而羽調亡矣函鍾一名大林其聲函胡濁而下周語所謂黃鍾之下宮也六微音大論曰君位臣則順臣位君則逆逆則其害速順則其害微故宮可居商位而商不可居宮位旋宮獨無商者以

此鵷冠子曰東方者萬物立止焉故調以徵

角木調  
以徵火

南

方者萬方華羽焉故調以羽

徵火調  
以羽水

西方者萬物成章

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

羽水調  
以角木

中

央者太一之位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調猶均也徵居

角位羽居徵位角居羽位更迭為均謂之調惟宮商君

臣之位不易其方古者商不為均信矣北方羽而調以

角猶周語夷則角而名以羽也韋注失之董仲舒曰風

者木氣也其音角雨者水氣也其音羽雨以潤風以散



角羽調則燥溼平

大司樂凡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詩鼓鍾傳曰  
幽王用樂不與德比會諸侯於淮上鼓其淫樂以示諸  
侯賢者為之憂傷箋云為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今乃  
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王基云所謂淫樂者  
鄭衛桑間濮上師延所作新聲之屬王肅云凡作樂而  
非其所則謂之淫淫過也幽王用樂不與德比又於淮  
上所謂過也桑間濮上亡國之音非徒過而已孫毓云

四章之義明皆正聲欽欽人樂進之善同音四縣克諧  
為雅為南大德廣及四夷以為籥舞和而不僭安得謂  
之淫愚謂樂則先王之樂也德非先王之德矣淑人君  
子其德不回回邪也德正則樂正雖邪者亦正德邪則  
樂邪雖正者亦邪假令操新聲於虞廷則羣后讓庶尹  
諧自若也鼓雅音於亡國而欲挽政散民流其可得乎  
孟子謂今樂猶古者以此曰淫曰過曰凶曰慢皆邪也  
淫者其德侈過者其德僻凶者其德暴慢者其德偷德

貞則聲無淫德中則聲無過德吉則聲無凶德恭則聲  
無慢大司樂禁之於建國之初所以正其行而糾其德  
也王肅謂作樂非其所則淫失之苟無回德雖以咸池  
之樂張於洞庭之野可也若德之回則凡祀大神饗大  
賓用之郊奏之廟聞者痛心見者蹙額矣是故淮水三  
洲鼓鍾笙磬皆先王之樂也賢者獨以為淫其誰曰不  
可

樂師詔來瞽臯舞說文云气臯白之進也從夆

土力切從

白禮祝曰皋登譌曰奏皋皋

古奏字

皆從本周禮曰詔來

鼓皋舞皋告之也先鄭謂詔來瞽來勅也勅爾瞽率爾

衆工奏爾悲誦

讀為容

肅肅雍雍毋怠毋凶古文勅作來

勅有來音猶刻有亥音凶者凶聲怠者慢聲大司樂之

所禁也肅肅則敬故聲無怠雍雍則和故聲無凶蓋逸

詩也又云瞽當為鼓皋當為告則皋讀為告矣後鄭謂

皋之言號漢書服虔注曰告音嗥呼之嗥則皋有號告

二音左傳齊人歌曰魯人之皋數年不覺


古考反

使我高

蹈言魯俗舒緩皋者緩聲而長引之也喪禮之復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故北面緩聲長引而招之曰皋某復者以此案詩九皋皋當作臭臭古澤字讀若浩皋從夆臭從大韓詩云九臭九折之澤俗作皋失之越絕書有馬皋者吳伐越道逢大風車敗馬失騎士墮死足馬啼皋事見吳史是皋與號古文通也

左傳豺狼所  
嗥與號通

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鄭司農曰宮縣象宮室四面有牆一名牆合周書大匡篇曰維周王宅程

三年遭天之大荒樂不牆合大荒者大司樂所謂大札  
大山大裁大憂不牆合者令弛縣也縣如牆合是為宮  
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春秋傳謂之曲縣康成謂去南面  
以辟王何休曰天子周城諸侯軒城軒城者缺南面以  
受過也春秋城不以制魯墮三都墮謂減損之酈道元  
曰叔孫氏墮郕今其城無南面蓋闕之以象軒城矣說  
者遂謂南面無城則不然說文穀鼓也古者城闕其南  
方謂之穀其形曲古文曲作象鼓之形然則宮如口

說文口回也軒如弓也

古文曲作弓

王肅曰軒縣曲一面吳

姚信有所天說所讀為軒言天北高南下若車之軒詩云如輕如軒毛傳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之如軒通俗文云前重曰輕後重曰軒蓋前重則後輕後重則前軒不平曰軒不周亦曰軒轡車曲輿謂車牀曲前闌與軒同義衣成則缺衽宮成則缺隅譙之義也軒城軒縣蓋所以示譙歟唐志軒縣去南面設於辰丑申之位天子宮縣四面將射改縣大射儀不言改者國君與臣行禮

不具軒縣東西縣在兩階之外兩階之間有二建鼓東  
近東階西近西階又無鍾鼓不妨射故不改也天子辟  
廡諸侯泮宮辟廡者築土雖水外圓如璧其水旋邱以  
節觀者天子四面諸侯三面泮宮闕其北軒縣闕其南  
小胥職大夫判縣士特縣曲禮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  
故不徹琴瑟熊氏案春秋說題辭樂無大夫士制鄭氏  
箴膏肓從題辭之義小胥判縣特縣者大夫士治心及  
治人之樂也特牲少牢大夫士祭祀無樂而鄉飲酒有



工歌所謂治人之樂而大夫不徹縣士不徹琴瑟所謂  
治心之樂不可斯須去者惟疾病乃徹而去之聲音動  
人病者欲靜也康成謂去琴瑟者不命之士以為命士  
特縣非徒琴瑟而已然鄭詩女曰雞鳴士也而曰琴瑟  
在御此非侯伯一命之士歟賈誼曰大夫植縣士有琴  
瑟諸侯之大夫視天子之士故植縣魏絳有金石之樂  
僭矣左氏以為禮失之唐風山有樞刺晉昭公而曰子  
有鍾鼓明諸侯乃得有鍾鼓也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縮

雷則大夫特縣惟磬而已程繁曰諸侯倦於聽治息於鐘鼓之樂士大夫倦於聽治息於竿琴之樂農夫春耕夏耘秋斂冬藏息於聆缶之樂然則非諸侯無鐘鼓信矣魯詩傳曰天子食日舉樂諸侯不釋縣大夫士日琴瑟

大師教六詩曰風曰賦曰比曰興曰雅曰頌賦之言鋪也

比之言類也興之言獻也風之言發也

長言之若凡短言之若發

雅之言秀也頌之言容也分為六合為三曰風雅頌而

賦比興在其中矣天有三時三時不害王化之基春三月是為發陳天地俱生萬物以榮故風者如春之發也發乎情性根乎陰陽男女歌詠各言其傷風之所以為不逐者取是以節之也夏三月是為蕃秀天地氣交萬物華茂故雅者如夏之秀也養長之道賢賢親親歌於朝廟上下歡欣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取是而文之也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取是而光之也秋三月是為容平天氣以肅地氣以明故頌者如秋之容也百穀登萬

寶成禮樂作鬼神歆肅肅雖雖毋怠毋凶頌之所以為  
至者取是而通之也舜歌南風夏小正正月有俊風俊  
者大也大風者南風也故風莫盛於南祈年歆豳雅祭  
蜡歆豳頌則風兼雅頌矣南其風之始豳其風之終乎  
物之容狀至秋而平故以雅治人風成乎頌而樂興焉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彊  
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于是樂有二南及周東遷南  
風不競天道在西北而秦有夏聲繼周之舊周之舊者

南也故曰以雅以南則雅亦名南不獨風矣雅之變也與風俱變也雅之亡也與風俱亡也一成而不可變者其惟頌乎古文雅作足鄭箋以足為萬舞文王世子胥鼓南胥讀為雅

即古文足字與胥通

古者舞詩歌之鼓之故曰胥

鼓南言肆雅則鼓南風也春誦者誦此夏弦者弦此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弦歌者亦弦歌此南夷之樂曰任古南任音同遂以南為夷樂非也正南曰荊州荊為楚南有江漢江漢楚之望說者謂南風者楚也亦非季札

觀樂而知周之興師曠歌風而知周之廢或曰天文周

楚同野故同風

左傳歲棄其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鳥帑者鶉尾也則周楚同野矣鶉首秦鶉

火周鶉尾楚皆在南故秦有夏聲夏猶南也皆言大也

雷出地奮豫地中有水師先王作樂以象出地之雷造律以法地中之水水者萬物之準也其色素其味淡準為五量之宗素為五色之質淡為五味之中故律由此生樂由此作得意愷歌以示喜偃伯靈臺以示休豫之義也豫順以動故利行師師克在和故由豫者大有得

將驕必敗故鳴豫者志窮凶天下既平天子大愷故曰  
志大行也師出以律失律者凶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軌  
儀一稟於六律六律為萬事根本焉其於兵械尤所重  
望敵知吉凶聞聲効勝負武王伐紂吹律聽聲故名其樂  
曰武宿夜言武王宿商郊士卒皆歡娛夜半持律管至  
敵壘大呼有聲來應管乃五行之符太師職所謂執同  
律以聽軍聲而詔吉凶者蓋以此若師有功則大司馬  
左執律右秉鉞以先愷樂獻於社左為陽陽主生左執

律者德成衡也右為陰陰主殺右秉鉞者傷成鉞也一獻於祖用命者賞之一獻於社不用命者戮之愷猶豫也振旅之樂歌說者謂黃帝涿鹿有功命岐伯作愷歌厲士諷敵其曲有靈夔吼鵬鶚爭石墜崖壯士怒之名出於後世而漢有短簫鐃歌名為鼓吹其聲惟用正宮調宋元豐中以為其聲害雅樂欲調治之或以為不可然皆莫知其故蓋本武王十三年正月師渡孟津甲子至於牧野推律自孟春及季冬殺氣相并而聲尚宮故



歷代鼓吹惟用宮調是為軍聲可知消息而決勝負其術亡矣或云枹鼓之音為角見火光為徵金鐵矛戟之音為商嘯呼之音為羽寂寞無聞為宮角聲當以白虎徵聲當以玄武商聲當以朱雀羽聲當以勾陳宮聲當以青龍所謂五行之符也

禮說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說卷八

詳校官監察御史<sub>臣</sub>曹坦

刑部郎中<sub>臣</sub>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中書<sub>臣</sub>王慶長

校對官中書<sub>臣</sub>王瑣

謄錄監生<sub>臣</sub>李永寧

欽定四庫全書

禮說卷八

翰林院侍講惠士奇撰

春官三

小史奠繫世辨昭穆釐矇世奠繫鼓琴瑟

故書奠或為帝杜子春讀

為定其字為奠書亦或為奠

杜子春謂奠猶定也小史主次序先王

之世昭穆之繫康成謂世之而定其繫書於世本然則

繫者姓也六世親屬竭矣繫之百姓故曰繫世古有正

姓有庶姓庶姓六世而別正姓百世弗殊周語司商協

名姓說者謂司商掌賜族受姓之官非也司商樂官也  
人始生吹律合之定其姓名易京君明識音律君明本  
姓李推律自定為京氏故繫世必鼓琴瑟呂定焉司商  
者大司樂瞽矇其屬也協名姓者同姓合族異姓主名  
故昏禮問名協猶合也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合聯兄  
弟也定世繫者蓋呂協名姓聯兄弟歟太師掌同律呂  
合陰陽陰為柔陽為剛陰陽合剛柔分鼓瑟鼓琴呂播  
其音易林曰剛柔相呼二姓為家此之謂也殷之德陽

呂子為姓周之德陰呂姬為姓故殷王呂男書子周王以女書姬姓有陰陽出於律呂不鼓琴瑟焉能定之天

問啟棘賓商賓商樂章名棘猶革也

古棘革通

改定樂章

古樂

皆名商賓商誤為賓失猶詩商誤為誅賞字之誤也

荀子曰審詩商商者五帝之

遺聲大招有楚勞商楚之樂也故大司樂一名司商瞽

矇世奠繫而弦歌諷誦者呂此墨子曰誦詩三百弦詩

三百歌詩三百舞詩三百周語膠賦矇誦康成謂諷誦

詩蓋當作匱謚時其作之也太師帥瞽而廡廡陳也興

也陳王之行迹而興起之于是瞽瞍諷誦其治功之詩  
曰為謚且定繫世而昭明德焉故有德者世興無德者  
世廢楚語所謂教之世曰休懼其動者也荀子曰葬埋  
敬藏其形祭祀敬祀其神銘誄繫世敬傳其名銘謂銘  
旌為銘各曰其物王則太常誄之言累累其行而謚成  
繫世古之世本今之譜牒傳其名者繫世亂則名不正  
故子為衛政必先正名不曰正而曰莫莫者定而安之  
衛輒有祖無父繫世之亂甚矣國之傾危何時定乎魯

昭二十有二年景王崩王子朝與子猛爭立春秋書曰  
王室亂穀梁子曰亂之為言事未有所成成者定也言  
繫世之未定也二十有三年書曰天王居于狄泉書天  
王則其名正名正而後繫世定胡廣曰宗正歲一治諸  
侯世譜差叙秩第亦奠之之義後周有宗師掌皇族定  
世系辨昭穆魯語所謂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也小宗  
伯掌之書曰七世之廟可亾觀德父子異世曰繼兄弟  
同世曰及祖孫隔世曰詒非是則不世也不世則不廟

春秋子般卒公羊子曰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無子不廟蓋無子則不世也故不廟小宗入繼大宗則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喪服䟽衰期不杖章為人後者為其

父母報

古無伯姪叔姪之名䟽廣䟽受蔡質蔡邕今之所謂叔姪也兩漢書皆曰父子至晉書始有叔

姪之名敗壞禮法者晉也謂我父者我謂之子謂我姑者我謂之姪名安可曰不正乎

報者何也

至尊不報旁尊皆報降其父母至尊而為世父母叔父母之旁尊故曰世其大宗不世其小宗自天子至於大夫士皆然故曰凡周之世不顯亦世此之謂世奠繫若



夫姑為姬耦子孫蕃阜嫺育于姜後世其昌嬴能敗姬

秦竟滅周

古音周  
讀若朱

呂此定世百世可知其術已亡徒存

其說而已堪輿經有五姓之說陰陽因呂五姓協五音  
亦未見其合也世無神瞽誰知其說乎

詩曰肆于時夏夏大也肆陳也陳其功夏而歌之樂歌  
之大者稱夏夏有三王夏之三呂享宗廟肆夏之三呂  
享元侯分為三合為九九德之歌九磬之舞九夏之奏  
一也杜子春曰王出入秦王夏尸出入秦肆夏牲出入

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奏章夏夫人祭奏齊  
夏族人侍奏族夏客醉而出奏祴夏公出入奏驚夏愚  
謂行呂肆夏亦足堂上謂之行王出至堂而肆夏作則  
王出入奏肆夏矣非獨尸出入也朝聘之賓入大門而  
奏肆夏則四方賓來亦奏之矣肆夏猶納夏歟燕禮賓  
及庭奏肆夏鄉飲酒賓出奏陔則是入奏肆夏出奏祴  
夏陔與祴通所呂示戒也故其文從示從戒而鄭司農  
謂人君行步呂肆夏為節若今行禮於太學罷出呂鼓

陔為節則肆夏又與祴夏同禮器大饗之賓其出也肆  
夏而送之則賓出入又皆奏肆夏如司農說不必破肆  
為陔也然大夫得奏陔夏不得奏肆夏康成曰奏陔夏  
召鐘鼓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肆夏之類有  
采齋齋一作齊蓋齊夏也趨召采齊介足門外謂之趨  
王出路門而采齊作則是門內奏肆夏門外奏齊夏升  
車亦如之和鸞中采齊俗讀齊為齋齋不聽樂金奏何  
居失其義矣杜子春謂夫人祭奏齋夏王齋未聞有樂

夫人安得獨奏哉大射儀公入驚公出而言入者射宮  
在郊弓將還為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或曰驚  
大也燕不驚而大射驚大之也或曰驚教也射儀毋恤  
母教或曰登車之樂驚駿馬也死日壬申乘馬忌之吉  
日庚午差馬弓之奏弓出入亦猶誦訓詔辟忌歟昭夏  
一作韶夏韶者昭也牲出入奏之大饗不入牲則弗奏  
也博碩肥腍本於民力之普存君子見郊牛之口傷而  
知魯之民力盡矣五官奉牲封人歌舞昭夏之奏也弓

昭德也豈徒贊牲而已乎納夏奏而九賓設章夏奏而九功叙族夏奏而九族睦皆德音也敬呂和寬而栗所呂表王度之如玉如金故凡進退周旋皆視呂為節而不敢越焉周之盛也鍾師奏九夏及其衰也祭公作祈

招招者九招也

招與磬同

春秋時九招存其三曰祈徵角

祈招

徵招

九夏存其三曰繁遏渠

孔疏云王夏者天子所用其餘八夏諸侯皆得用之

其祓夏卿大夫亦得用之故鄉飲酒客醉而出奏陔夏

笙師春牘應雅呂教祓樂先鄭謂春牘呂竹其端兩空

髻畫呂兩手築地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應中有椎長六尺五寸雅狀如漆筩而弇口鞞呂羊韋有兩紐疏畫大二圍長五尺六寸後鄭謂牘應雅三器在庭皆舂呂築地賓出奏祗為之行節明不失禮案舊唐書舂牘虛中如筩無底舉呂頓地如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也呂節樂也或云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為下杵之節名睢陽操用此後世代呂拍板長濶如手厚寸餘呂韋連之擊呂代杵愚謂舂牘如杵信矣然云起於睢陽

則非樂記治亂呂相注云相即拊相者呂韋為表裝之  
呂穰今齊人或謂穰為相故一名相而春牘亦有頓相  
之名似牘與相為一物白虎通所謂拊革著呂穰者或  
非頓相也且拊呂會守相呂治亂樂記已分為兩物矣  
又拊名撫拍呂手拍之牘名頓相呂手築之拊中實相  
中虛康成合為一可乎賓出奏祓築之於地呂明醉而  
不失禮所謂治亂呂相也則相為春牘亦明矣古曰春  
相

曲禮鄰有  
喪春不相

漢曰雅春

楚元王傳  
雅春於市

相與雅皆送杵聲作

樂象焉牘應雅三器皆曰春呂此

鑄師掌金奏之鼓許叔重曰鑄淳于之屬所呂應鐘磬也愚謂鑄即金錔錔錔于也錔之言敦鑄之言薄呂薄為

敦古人好作反語猶呂徂為存呂亂為治呂甘為苦

甘草

一名呂故為今也鼓人職呂晉鼓鼓金奏又云呂金錔

和鼓謂擊晉鼓時呂金錔和之鑄師掌金奏之鼓者晉鼓也然則鑄即和鼓之錔明矣不然鑄師何不明言擊鑄而云掌金奏之鼓乎金奏謂金錔金奏之鼓謂金錔



所和之晉鼓鑄師主擊之也許氏云堵呂二金樂則擊鑄應之謂奏金而鑄應則鑄非卽和鼓之鐸歟周語細鈞有鐘無鑄昭其大也晉語鄭納歌鐘二肆及寶鐸則鑄非大鐘戚施不能仰而使直鑄則鑄不高縣金鐸圓如筍甚薄故一名鑄呂芒筒捋之其聲極震隋開皇定樂有金鐸二四人與二人作宋宣和樂府就擊於地然則鑄不高縣也鑄當作鐸省作鐸介疋大鍾謂之鐸注云鐸亦名鑄失之康成謂鑄如鐘而大亦非或曰鐸亦

縣但不高耳舊唐志曰鐸于圓如碓頭大上小下縣呂  
籠牀芒篴將之呂和鼓

鼓人凡軍旅夜鼓鑿鑄師凡軍之夜三鑿皆鼓之守鑿  
亦如之司馬法曰昏鼓四通為大鑿杜子春云守鑿一  
夜三擊春秋傳所謂賓將趣者聲相似愚謂趣一作振  
皆從聚省得義亦得聲說文振者夜戒守故行夜為干  
振振一作詡服虔曰干扞也詡謀也從言為聚謀從手  
為聚守皆取聚義俗誤為趨得其聲失其義矣沈約宋

志云長丈二尺者曰鑿鼓凡守備及役事則鼓之今世謂之下鑿古音戚今音切豉反然則讀若刺也語有輕重故讀有異同鑿呂蚤為聲故又讀為造次之造七報反亦與趣音相近左傳扞振齊世家作爭趣趣或讀為促又與戚音相近矣田竇列傳局趣若轅下駒應劭曰局趣盛小之貌也史傳皆作趣或作趨假借字

昔者長琴處搖山始作樂風樂之有風尚矣然孔子正樂雅頌得所闕雎之亂而不言風季札觀樂使工為之

歌周南召南歌邶鄘衛歌王歌鄭歌齊歌幽歌秦歌魏  
歌唐歌陳亦不言風晉語姜氏引鄭詩將仲子之卒章  
楚成王引曹詩蜉蝣之三章皆曰詩不曰風猶篇章中  
春逆暑歛幽詩不曰幽風然則幽詩與鄭詩曹詩等耳  
康成謂此風也而言詩詩總名也豈其然乎說者謂南  
與幽非風故不言風誤矣十三國皆然豈獨南幽也南  
為周公左幽為周公東舊幽次齊孔子刪詩移之於末  
則十三國實以周公為始終焉齊曰泱泱魏曰泲泲風

之美者歟唐有陶唐氏之遺民則亦有陶唐氏之遺風  
矣吉甫作頌穆如清風則雅頌亦可謂之風也風雅頌  
猶賦比興分為六合為一故一詩而賦比興兼焉風雅  
頌備焉或曰豳非國也地理志枸邑有豳鄉詩豳國公  
劉所都是豳亦國矣如謂周無豳國亦未聞有邶鄘也  
說文邶舊商邑豳即美陽民俗呂夜市有豳山先鄭謂  
豳籥豳國之地竹後鄭謂豳人吹籥之聲韋匡衡亦云  
太王躬仁邠國貴怨曷為而非國乎余足四極西至汭

國說文汜西極之水也南都賦汾汜輶輶波相擊之聲  
埤蒼曰汜大聲也讀為八說文亦云從水八聲徐鉉音  
府巾切失之汜誤為邠形聲兩失其地不同皆名為國  
謂豳非國鑿矣古邦國皆仍舊名夏后相十五年商侯  
相土遷于商邱少康十一年使商侯冥治河帝杼十三  
年商侯冥死於河帝芒三十三年商侯遷于殷孔甲九  
年殷侯復歸商邱至商侯履遷於亳而有天下為殷商  
凡二十九王而周武王滅之封其後於宋及春秋而吳

夫差伐齊闕溝深水出於商魯之間此宋也而仍曰商

則商為宋之舊也

左傳孝惠娶於商陸德明曰定公名宋是哀公之父故釁夏為諱而稱商

非也如其然則夫差曷為而亦為之諱乎

殷祖乙十五年命邠侯高圉盤庚

十九年命邠侯亞圉祖甲十三年命邠侯組紺武乙元

年邠遷於岐周三年命周公亶父文丁四年一作太丁命周

公季歷為牧師至西伯發伐殷而有天下為周及周公

旦居東陳詩而仍繫之幽則幽為周之舊也商幽皆夏

殷之舊邦宋有商頌周亦有幽雅幽頌者已此春秋昭

七年衛侯惡卒王追命之曰余敢忘高圉亞圉言不敢  
忘幽也二圉居幽國為幽侯祖澤存焉耳古者謀事必  
就祖發政占古語故稱祖召命諸侯周自公劉發迹於  
幽至二圉而殷策命為侯伯此王命衛侯所召獨稱之  
也二圉蓋其字非其名孫稱祖字禮也稱名可乎世本

侯倬亞圉雲都二圉之名也或云雲都亞圉字或云亞圉弟皆非

季札召邶鄘為衛風

明邶鄘亦衛之舊矣分為三失之漢書詩國十五插徧  
九州師古謂十五者周南召南衛王鄭齊魏唐秦陳鄘



曹豳魯商得之周書曰昔南氏有二臣力鈞勢敵競進  
爭權君弗禁南氏已分然則二南古之國也韓嬰叙詩  
云其地在南郡南陽之間呂氏春秋亦云禹自塗山巡  
省南土作為南音周公召公取風焉孰謂南豳非國哉  
說苑成王翦桐葉為圭而封唐叔虞於晉晉語唐叔射  
兕于徒林殪為大甲已封於晉易林曰唐邑之廬晉人  
是居晉曰唐宋曰商皆仍其舊也書終費秦詩終魯商  
商之為宋也又何疑

左傳昭八年大蒐于紅自根牟至  
於商衛注云商宋地魯西竟接宋

衛是春秋皆  
名宋為商也

太卜三兆一曰玉兆者龜號玉靈龜策傳所謂玉靈夫子是也祝曰假爾玉靈炤見物情祓之弓卯灼之弓荆問焉如響克紹天明乾為玉故曰玉兆天龜靈故玉亦稱靈然則玉兆者天龜也二曰瓦兆者旂人為簋合土為之其形象龜簋一名敦敦首亦象龜古器質故用瓦簋者龜也瓦象其體火氣初交厥陰豐啟其德為坤黃中通理坤為土故曰瓦兆地龜仰敦首向南仰之象也

然則瓦兆者地龜也三曰原兆者易有原筮禮有原兆  
一也揲蓍必原筮而後吉卜龜必原兆而後從朕志先  
定鬼神其依帝之原兆也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王之  
原兆也阪泉之兆晉文召霸大橫之兆漢文召興此之  
謂原兆言鬼謀必先人謀也故原兆者召人而參天地  
焉

馬

少牢之數即禮器之簋皆象龜  
南首孔疏云簋與龜聲相近也

祭器有宗彝有瓦簋

先王召宗彝之象繪為章召瓦簋之象開為兆或曰兆  
者寶龜之名衛有昭兆龜策傳三瓦而陳召應之天陳

謂陳龜瓦謂瓦兆其兆有三與天相應古之灋也舊注失之又云卜之不中呂土卯指之者三蓋呂土為卯三度被除則三瓦之為兆也審矣司常龜蛇為旒釋名云龜知氣兆之吉凶也周天統玉兆周殷地統瓦兆殷夏人統原兆夏先周次殷次夏由今王而上及前王故觀樂者先觀周樂占兆者先占周兆三才無三兆全龜經有壽房兆棲鶴兆房者下房象后宮也鶴者介鳥象高人也一說壽房象坤

卜兆得壽房筮得坤之比

即古之瓦兆而王莽

起明堂卜波水北金水南惟玉食謂龜為玉兆之文而  
墨食也豈其然乎易林萃之繇曰陰弗能完瓦碎不全  
盖兌為毀折故瓦兆不成也

萃為兌之  
二世卦

卜師四兆一曰方二曰功三曰義四曰弓方者其德也  
弓者其體也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由之立功由之成未  
有德不方體不正而能立義成功者也故四兆弓方兆  
始弓方兆終焉著之德圓言其用也卦之德方言其體  
也用陽而體陰龜陰也其德方故其兆亦方灼龜弓荆

謂之楚煇所弓必用荆者凡木心皆圓而荆心獨方故用弓為灼龜之契此方兆之所由名也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定在占先體在兆先定而後占體正則兆正而體之正者莫如弓析幹不逸析角無邪寒而奠體唐太宗嘗弓良弓示弓工工曰非良弓也問其故曰角幹不正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太宗弓為然此弓兆之所由名也不曰正而曰弓者取其形曲而體正也凡問卜筮曰義歟志歟義則可問志則

否王何卜攻讐臧會卜僭皆非義也而皆獲吉者問正  
為貞問者不正鬼神亦不能見其情焉兆如山陵征者  
喪雄禦寇之利兆遇沈陽伐齊則可不利子商此戰功  
也邾文公卜遷梁元帝亦卜遷此國功也民功也一不  
利一不吉當時已為不吉者此兆為鬼賊所留卒之元  
帝喪邦而文公保國苟利於民其功大矣如已為不利  
於君而不遷安知文公不為元帝乎其國不保焉能保  
身然則功兆義兆相因也義則有功不義則無功文公

不利而遷所謂義兆也而有利民之功元帝召為不吉而不遷失其義矣喪其功也宜哉吾故曰其德方其體正則義立而功成

龜人掌六龜龜俯者靈故天龜靈謂行頭低甲亦前低仰者謝故地龜繹繹猶謝也謂行頭仰甲亦前仰前弇果故東龜果謂甲前長後弇獵故南龜獵謂甲後長弇足曰諸果諸獵龜人曰果屬獵屬諸猶屬也言其類衆多也左倪類故西龜需類猶需也謂左食者行頭左庠



甲亦左長右倪若故北龜若倪猶庫也謂右食者行頭  
右庫甲亦右長郭景純曰甲形皆爾𠄎卜則審其說得  
之然則靈而俯者象天氣下降繹而仰者象地氣上騰  
前後弇而長者東南象陽為經左右庫而長者西北象  
陰為緯卜師所謂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者𠄎此賈公  
彥𠄎睨為睥睨失之龜人所辨者甲之體耳安問龜之  
左右顧哉墨子曰昔者夏后開鑄鼎於昆吾而卜於白  
若之龜其兆之由曰逢逢白雲東西南北九鼎既成遷

於三國所謂白若者即右倪若也北龜墨而白若屬非  
一色千歲者青純豈盡東龜也其方之色惟龜人能辨  
之其書亡學者莫能言矣辨其體者龜無定體恒隨四  
時春在後左夏在前左秋在前右冬在後右龜人各召  
其時辨之太史及占人亦召其時眠而作之而占之故  
曰動乎四體象膽亦然隨四時在四足皆神物也龜無  
定體亦無定色故靈龜其五色者召此

說苑曰靈龜五  
色似玉似金背

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法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象四  
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

管子曰龜龍伏闔能存能亡龜生於水發之於火於是  
為萬物先為禍福正正之言貞也故國大遷大師則貞  
龜貞猶問也問者先正志故曰今日良日行一良貞龜  
人各召其物入於龜室室在廟中王者發軍行將必鑽  
龜廟堂之上召決吉凶漢高廟中有龜室古在禰廟郊  
特牲作龜於禰宮上春釁龜日用甲乙龜策傳曰擇日  
齋戒甲乙最良乃刑白雉及與驪羊召血灌龜於壇中  
央

大祝八命占人八頌皆兆也兆有體有色有墨有坼兆  
象曰體兆氣曰色兆廣曰墨兆釁曰坼占人之四占即  
洪範之卜五宋世家載古文尚書曰雨曰濟曰涕曰霧  
曰克是為卜五孔安國今文尚書濟作霽涕作驛霧作  
蒙齊詩魯道有蕩齊子豈弟尔疋釋言曰愷悌發也舍  
人李巡孫炎皆曰闔明發行鄭箋亦曰豈弟猶發夕也  
又引古文尚書尔弟為圉而訓圉為明蓋本尔疋而為  
之說孔穎達誤以鄭注尚書為古文且云古文尚書無

戶弟為圉之字是不考宋世家故爾古文假借悌一作  
涕索隱偶忘鄭箋專據孔傳乃云驛者駱驛連續涕者  
涕泣相連令人喟喟而孔疏謂古文作悌今文作圉賈  
逵以今文校之定為圉然則孔安國尚書乃今文非古  
文也康成之說非徒本余足又見相如封禪書其書曰  
闔昧昭晰反之世昆蟲闐懽懽懽猶愷悌愷悌猶開明蟄  
蟲戶發出為曉故康成戶昆蟲為明蟲陸佃不知其說  
乃引說文戶駁之誤矣余足釋詁愷懽樂也言開發則

樂服虔曰哀生於晦樂生於明此其義也龜兆有明有昧霧闇圉昭謂之占圻動乎四體見乎墨色八命曰象乃占人之體卜五曰克乃八命之征八命曰瘳乃卜五之濟古濟霽同釋天云濟謂之霽鄒載馳傳曰濟止也病瘳雨止其理本通占人占之曰眚吉凶一說圉雲也逸書曰圉圉升雲半有半無雨雲霧皆兆之氣象也說文圉讀若驛故遂誤為驛得其聲失其義矣發動為明故圉無明義即古悌字則悌有圉聲故愷悌通為闔憚

可補說文之闕班固謂司馬遷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  
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信矣今安國尚  
書往往與遷書所載不同學者疑焉鄭注洪範曰雨曰  
濟曰圉曰蟲曰剋盖今文也蟲與霧古音同或讀為蒙

故一作蒙

今足觀髮猶冥霧也天氣下地不應曰霽地  
氣發天不應曰霧霧謂之晦故曰觀髮髮霽

蟲音義同釋文霧音亡弄反故一讀為蒙余足疏引洪  
範曰霽鄭注云霽聲近蒙釋文霽或作霧音亡公亡侯

二反是霧有蟲蒙二音故  
今文尚書一作蟲一作蒙

筮人九筮一曰筮更更者造事之端其象為蠱更者行

事之權其象為巽蠱象先甲後甲巽五先庚後庚甲木為仁庚金為義門內之治恩揜義故蠱象父子門外之治義斷恩故巽利武人太元所謂庚斷甲者以此更之言庚也甲為始庚為續先甲後甲者開其始先庚後庚者續其終此筮更之義歟二曰筮咸咸感也蓋嫁娶之占咸男下女漸女待男則吉姤柔遇剛則凶蒙九二納婦泰六五歸妹屯六二女貞而常小畜上九婦貞而厲蒙三見金夫睽四遇元夫豐初遇配主畜三夫不正漸



三婦不育恒五婦吉夫凶家人女正男正皆同氣相感而吉凶生焉咸之義也歸妹互象坎離坎月離日陰陽之義配日月故其卦為嫁娶之吉占是為筮咸三曰筮式式之言法也八卦建五氣立五常法象天地順於陰陽古者占卜皆用式太史抱天時注云抱式召處吉凶此占用式也宋蔡興宗為郢州參軍彭城顏敬呂式卜曰亥年當作公此卜用式也筮亦如之是為筮式四曰筮目目之言數也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

甲乾乙坤相得合木天地定位也丙艮丁兌相得合火  
山澤通氣也戊坎己離相得合土水火相逮也庚震辛  
巽相得合金雷風相薄也壬壬地癸相得合水陰陽相  
薄而戰乎乾此合之之數天一地二水甲火乙天三地  
四木丙金丁天五地六土戊水己天七地八火庚木辛  
天九地十金壬土癸此分之之數一分一合體立用行  
二篇之策大衍之數皆出於此是為筮目五曰筮易運  
機布度其氣轉易則天而行與時消息若不變易不能

通氣五行迭終四時更廢孔子曰易有四易一世二世  
為地易三世四世為人易五世六世為天易游魂歸魂  
為鬼易八卦鬼為繫爻財為制爻天地為義爻父母福德  
為寶爻孫子同氣為專爻兄弟水配金位為福德木入金鄉  
居寶貝土臨內象為父母火來四上嫌相敵金入金鄉  
木漸微六親九族五星四氣福德形殺王相休廢君子  
吉小人否是為筮易六曰筮比比輔也下順從也一陽  
居尊羣陰從之其卦辭曰原筮元永貞无咎故卜有原

兆筮有原筮謀之鬼又謀之人故卜筮皆曰比名先王  
巡守必先卜征卜必兼筮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  
增修德而改卜焉改卜則亦改筮是為筮比七曰筮祠  
隨王享西山升王享岐山豫王薦上帝觀有盟賓困有  
赤紱鼎有雉膏坎有樽簋皆祠也渙有立廟晉二受福  
損初祀事益二用享萃二用禴震主七鬯巽用史巫既  
濟殺牛不如禴祭禴之言薄也春祭曰祠祠者詞也品  
物少文詞多也是為筮祠八曰筮參參猶三也三代異

法三法並筮法立一人故筮有三人筮則參而占則旅也無中曰兩有中曰參兩則爭參則和故三占從二是為筮參九曰筮環環之言還也蓋筮征人之歸期詩曰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此筮環之辭霍光素與李陵善遣陵故人任立政等至匈奴招陵單于置酒陵亦侍坐立政等未得私語乃目視陵而數數自循其刀環言可還歸漢此環之義也一說環者八卦歸魂也更為變環為還乾變於巽還於離坤變於震還於坎故九

筮曰更始曰環終

庚從貝為廢  
古文續字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曰日月星辰  
占六夢之吉凶康成謂天地之會者建厭所處之日辰  
今八會其遺象也賈公彥謂陽建左還陰建右還陰建  
謂之厭厭在辰前一次假令陽建寅辰在亥陰建辰前  
一次在戌然則建者斗建也建有陰陽者天文訓所謂  
北斗之辰有雌雄者是也雄左行雌右行始建於子月  
從一辰五月合午謀刑十一月合子謀德

五月斗建午  
日在未厭日

前一次故合於午十一月斗建子  
日在丑厥日前一次故合於子  
太陰所居辰為厭日

厭日不可戶舉百事數從甲子始十日十二辰周六十  
日子母相求凡八合康成所謂八會其遺象者即此合  
於歲前則死亡合於歲後則無殃堪輿大會八小會亦  
八越絕書曰太歲八會壬子數九此大會歟十日為母  
十二辰為子是為子母相求五月合而一陰伏故謀刑  
十一月合而一陽萌故謀德陽為德陰為刑陰陽刑德  
有七舍七舍者室堂庭門巷術野冬至陰氣極德在室

夏至陽氣極德在野三十日而徙德在室則刑在野德在堂則刑在術德在庭則刑在巷陰陽合德則刑德會門八月二月陰陽氣均日夜平分故二月會而萬物生八月會而萬寶成此占夢所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歟日明於晝晝動為陽月與星辰明於夜夜靜為陰動有為靜有夢夢必有所遇故太元過之初取象於夢曰幽遇神言不召形遇而召神遇陽神日魂陰神月魄故其象見於日月星辰占夢之官召經運之別九十占



六夢之吉凶經運者在人為精神心術之運在天為日月星辰之氣也後世失官而其書亡矣其詳未有聞焉列子曰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八徵者曰故曰為曰得曰喪曰哀曰樂曰生曰死此八者形所接六候者曰正夢曰蘊夢曰思夢曰寤夢曰喜夢曰懼夢此六者神所交形接為事神交為夢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能識感變之所起與其所由然則無所怛是曰占夢者推明十運九變之術與夫八徵六候之端雖譎

怪無窮而其理昭然不惑故其時之民皆得甘瞑於太  
宵之宅而其神不驚舍萌四方獻吉贈惡亦猶方相氏  
時儼毆疫之意云爾吾聞醜夢不勝正行妖祥不勝善  
政詩曰召彼故老訊之占夢言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也  
左氏之說吾無取焉漢儀大儼依子辭有伯奇食夢伯  
奇者神名食夢者食於夢猶食於火食於土也蓋古舍  
萌之禮歟舍萌者釋菜於神贈之在堂送之四方男巫  
之職也招魂帝告巫陽巫陽對曰掌夢蓋召此

噩夢列  
子作噩

夢莊子曰使人乃召心服而不敢蓋立定天下之定釋  
文蓋音悟又五各反逆也逆猶迎說文關東曰逆關西  
曰迎兩相遇也相遇而驚謂之選則蓋讀為選矣杜子  
春讀為驚愕之愕釋其義非改其文法言周書噩噩義  
非驚也古文假借音同者通脉要精微論曰陰盛則夢  
涉大水恐懼陽盛則夢大火燔灼陰陽俱盛則夢相殺  
毀傷上盛則夢飛下盛則夢墮甚飽則夢子  
甚飢則夢取云云亦見列子此古占夢書

逸周書言

太姒得吉夢召告文王文王不敢占召太子發命祝召  
幣告於宗廟羣神然後占之于明堂遂作程寤言文王  
在程而得吉夢蓋六夢之寤夢也然則堂贈者贈之於  
明堂歟精誠發於宵寐助所寤而仰思是為寤夢楚辭

九章言天不純命百姓震愆離散相失仲春東遷說者  
謂仲春二月刑德合會嫁娶之時遷徙東行室家離散  
則在上者失其道也占夢觀天地之會媒氏曰仲春令  
會男女則淮南刑德會門之說信矣藝文志有黃帝長  
柳占夢十一卷甘德長柳占夢二十卷其占出於天文  
本於歷象易曰占事知來象占非一而夢為大故占夢  
之官曰大人言惟大人可占占之小人妄言禍福雖言  
而偶中奚足信哉

朱穆曰丁亥之歲刑德合於乾位注  
云太歲在丁壬歲德在北宮太歲在

亥卯未歲刑亦在北宮故曰合於乾位堪輿天  
老所謂四月癸亥十月丁巳為陰陽交會者也

祗祲十運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  
七曰彌八曰叙九曰躋十曰想鄭司農云鑄謂日旁氣四  
面反鄉如輝狀然則鑄者鑄也說文玉部瓊瑤瑤通故鑄  
或從喬或從嵩長言為夏短言為喬形聲皆同鑄省作  
喬一曰雖有所穿一曰滿有所出象日旁雲氣揚雄太  
元所謂紫蜺喬雲朋圍日也雲氣刺日形如缺環謂之  
鑄與鑄通讀為艘軸之艘艘一作鑄亦見說文康成讀

為佩觿之觿失之淮南子曰君臣乖心則背譎見於天  
注云日旁五色氣在兩邊外出為背外向為譎則喬非  
瑞也說者弓為內黃外赤謂之喬雲瑞應氤氲之氣誤  
矣喬或作穴音相近也漢延平元年六月丁未日暈中  
外有僞背兩耳譎僞喬實一字後魏皇始二年十月壬辰日  
暈有佩觿佩即背  
觿即僞則佩觿為鑄信矣康成曰監冠珥也  
凡氣在日上為冠為戴在旁直對為珥雜占書曰日冠  
者如半暈也法當在日上有冠又有兩珥尤吉荊州占

曰月珥且戴不出百日主有大喜然則冠珥為吉祥兼

占月矣。齊虹也。齊之言齊與日齊升也。升氣為虹。虹之

言攻其攻也不在日側而當日。衡詩曰蜺蜺在東言日

在西而見於東。蜺飲東方之水氣也。朝齊於西見於西

方曰。齊日東出而虹西見也。春秋元命包曰陰陽之氣

聚為雲氣立為虹蜺。離為倍僞。一作鑄分為抱珥。一名刺

日曰僞。其象鑄。向日曰抱。其象監。星占曰虹蜺主內淫土精

填星之變。司農謂彌者白虹彌天。康成謂貫日也。郎顗

云凡日傍色氣白而純者名為虹貫日中者侵太陽也  
邪氣乘陽則虹蜺在日而蘓伯況云天有白虹自子至  
午廣可十丈長可萬丈正臨倚彌倚彌即黎丘秦豐之  
都也是時秦豐都黎丘正值其都豐當其咎此所謂彌  
天也然則貫日與彌天異矣犯日者謂之貫竟天者謂  
之彌永建六年正月丁卯日暈兩珥白虹貫珥中永和  
六年正月己卯日暈兩耳中赤外青白虹貫暈中此所  
謂貫日也兩說相無乃備淮南子曰機槍衡杓之氣莫



不彌靡而不能為害如其說則十暈之彌蓋彗孛之屬歟司農巨闇為日月食非也京房占曰國有佞讒朝有殘臣則日不光闇冥不明孟康曰日月無光曰薄京房傳曰日月雖非同宿陰道盛猶上薄日光元帝永初元年四月日色青白無影正中時有影無光是夏寒至九月日乃有光靈帝時日出東方赤如血無光高二丈餘乃有景是為魯中平四年三月丙申黑氣大如爪在日中五年正月日色赤黃中有黑氣如飛鵲是為闇易曰

豐其沛日中見昧此之謂也說者曰為昧者日月之災且云折其右肱无咎言遇此災當退去右肱之臣乃免咎後漢用其說遂曰水旱日食策罷三公失之矣

通俗文曰

缺環曰鑄說文鑄環之有舌者與觥通

日旁之氣為十運其色為五雲保

章觀色眊視觀氣是為視象象之言想也楊賜曰善不妄來災不空發王者心有所惟意有所想雖未形顏色而五星曰之推移陰陽為其變度故十運曰視始曰想終其經十其別九十盛哉日乎丙明離章五色淳光夜

則測陰晝則測陽晝夜之測或否或臧積善至於明五  
福卽類升積不善至於幽六極卽類降蓋天人之際精  
稷相盪善惡相推升降之氣各卽類應眊稷於是叙其  
降而告之王救其失安其宅故曰安宅叙降寶典四位  
一曰定定得安宅定乃靜靜乃正厥惟敬哉敬所卽宅  
天命也成開五示四曰安宅示帑言安宅自妻子始蓋  
由妻子卽及兄弟由兄弟卽及家邦云爾康成讀運為  
輝淮南子晝隨灰而月運闕高誘讀運為園方言日運

為躔月運為逡說文運迻徙也然則運為行而非氣故

運讀為煇煇讀為圉煇一作煇春日青煇夏日赤煇秋

日白煇冬日元煇從火韋聲高誘讀為圉戶此蓋自漢

始

運一作暈呂氏春秋曰日有暈珥高誘注曰暈讀為君氣圍繞日周匝有似軍營相圓守故曰暈釋名曰

暈捲也氣在外轉結之也日月俱然余不足為蔽雲注云即暈氣五彩覆日也

愚謂暉讀為

員音云古員運音同故周官暉作運墨子非命篇運鈞

一作員鈞京相璠曰瑯琊姑幕南員亭故魯鄆邑

鄆公羊作

運是古員運音同矣詩曰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煇

是煇讀為云也或音熏失之春秋說題辭曰雲之言運也含陽而起戶精運也煇為雲氣明煇即雲釋名曰雲猶云云衆盛意也又言運也運行也呂覽園道篇曰雲

氣西行云云然故其文運其音云覽冥訓曰光暉熏萬

物釋名讀為捲

渠云切

薛綜讀為渾

見西京賦史記功臣表渾渠鄉名渾作煇

漢表亦然莊子雜篇曰不暉於數度暉一作渾薛讀本此春秋魯地下謹俗名夏暉是暉聲近謹故釋名讀為捲

大祝衍祭男巫望衍康成皆讀衍為延得之而云聲之

誤也似失之延衍羨三字音同古文通漢書西域贊有漫衍之戲即西京賦所謂巨獸百尋是為曼延此衍與延通也東京賦乃羨公卿登自東除注云羨延也謂延之上殿是羨與延通也玉人璧羨注云羨猶延東京賦本此古文假借音同者通何誤之有

秦始皇本紀葵弓下閉中羨下外羨

門羨皆讀為延句奴呼衍王貴種也其後遂為呼延氏弓其號為其姓衍亦轉為延

大祝辨九辨弓享右祭祀康成謂右為侑引特性祝侑主人拜然則右與祐通義與侑同易大有上九自天祐

之子曰祐者助也虞翻云大有兌為口口助稱祐口助者祝之職也禮器周立尸詔侑無方所謂詔侑者非口助而何則祐與侑其義同矣古文儀禮侑皆作宥宥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曰詔侑人也詩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箋謂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此祝嘏辭故曰綏予孝子又曰綏我耆壽介戶繁祉蓋當綏祭而祝嘏主人之辭則仲翔口助之說信矣介足右導也助也亮也介也尚也注云介紹勸尚皆相佑助或訓

右為尊則我未之前聞

家語宥坐說苑作右坐則宥與右通文子曰三皇五帝有勸戒

之器名侑卮侑與宥古今文易天命不祐祐一作佑又作右馬注云天不右行則祐佑右皆通繫辭可與祐神苟本祐作侑古祐與侑通蓋信祭之有侑猶賓之有攬孝經說曰躬身攬侑有司徹右几注云古文右作侑祭統啟右獻公說文右助也手口相助也徐鍇曰言不足注云右助也

復曰手助之仲翔之說本此

古者巫彭初作醫故有祝由之術移精變氣曰治病春官大祝小祝男巫女巫皆傳其術焉大祝言甸讀禱代受青裁小祝將事候禳求遠臯疾男巫祀衍旁招弭寧



疾病女巫歲時釁浴祓除不祥故曰病者寢席醫之用  
針石巫之用糈藉所救鈞也豈非呂巫祝能治病歟祝  
祈福祥則曰求永貞貞正也巫有大裁則曰造巫恒恒  
常也言正而有常精爽不貳敬恭明神然後神降之嘉  
生祈福則福來却病則病去故孔子思見有恒者無恒  
之病巫醫弗為信矣黃帝問於岐伯曰古之治病可祝  
由而已今世治病毒藥治內鍼石治外或愈或否何也  
岐伯曰往古人居禽獸之間動作避寒陰居避暑內無

眷慕之累外無伸屈之形此恬憺之世邪不能深入也  
故可移精祝由而已今之世不然憂患緣其內苦形傷  
其外虛邪賊風入空竅肌膚達五藏骨髓小病必甚大  
病必死故祝由不能已也祝由即祝禱說者曰為南方  
神失之古聖人傳精神服天氣有疾勿藥自己亦無待  
於祝由後世德薄史巫紛若齊景公欲誅祝史者蓋曰  
此岐伯曰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然則惟修德可  
召禳之豈祝由之所能已乎管子曰上恃龜筮好用巫

醫則鬼神驟祟是故事神之道惟貞與恒大戴禮曰昭天之福迎之曰祥作地之福制之曰昌興民之德守之曰長此之謂也王會篇為諸侯之有疾病者阼階之南祝淮氏榮氏次之皆西南彌宗旁之諸侯有疾病者之醫藥所居注云淮榮二祝之氏世居是官實掌醫藥蓋古之祝由歟史記篇昔者元都賢鬼道廢人事天謀臣不用龜策是從神巫用國哲士在外元都曰亡然則神巫亦足曰亡國歟此巫祝之所曰利於貞恒也易曰貞

疾恒不死後世舍貞恒而別求不死之藥妄矣

九擗五曰吉擗六曰凶擗皆喪拜也喪有吉凶擗亦如之有兩說一小功弓下為吉大功弓上為凶其拜也弓吉凶分左右吉尚左凶尚右逸奔喪禮曰凡拜吉喪皆尚左手注云尚左手吉擗也吉喪故吉擗孔子有姊之喪拱而尚右則大功弓上皆凶擗矣奔喪禮云聞遠兄弟之喪既除喪而後聞喪免袒成踊拜賓則尚左手注云小功總麻不稅者雖不服猶免袒則小功弓下皆吉

擗也一齊衰不杖弓下為吉杖齊衰弓上為凶其拜也皆稽顙弓吉凶分先後吉先拜凶後拜雜記曰三年之喪弓其喪拜非三年之喪弓吉拜注云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拜為賓顙為己先拜者先賓後己後拜者先己後賓孔子曰拜而後稽顙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後拜頑乎其至也順者先拜賓順乎事至者先觸地哀之至禮惟主喪者拜賓秦穆公弔公子重耳重耳不主喪故稽顙而不拜示不為後也言為後乃主

喪耳晉語反之云再拜不稽顙誤矣杖齊衰父在為母  
夫為妻雜記為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母在不稽顙稽  
顙者其贈也拜謂母在為妻稽顙者他人尸物來贈已  
也輕己哀情而重人贈物可謂禮乎愚謂贈者君之贈  
也士喪禮公使宰夫贈元纁束主人去杖不哭由左聽  
命賓由右致命主人哭拜稽顙此將葬而柩至邦門贈  
拜之禮如是夫主妻喪敬君之贈故雖母在得稽顙舅  
主適婦之喪喪無二主則父在贈拜不稽顙矣天子

諸侯絕期而后夫人之喪亦曰三年者蓋父在為母期父必達子之志三年然後娶故杖齊衰之喪亦謂之三年也賵賻哈襚總謂之贈士喪禮既祖還車公賵元纁束馬兩賵有馬贈無馬賵則奠幣於車箱贈則實幣於棺蓋主人皆拜稽顙其禮不同同名為贈則君贈皆稽顙矣

大祝九擗一曰謁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說文謁與頓皆云下首而不言至地荀子大略篇平衡曰拜下衡曰

稽首至地曰稽顙蓋平衡謂頭與腰平下衡謂頭下於腰說文所謂下首則稽首頓首皆頭至手而不至地也稽顙觸地無容然後頭直至地耳公羊傳齊侯唁昭公公再拜顙及至糝於從者公再拜稽首何休曰顙者猶今叩頭矣齊桓使使者式壁而聘稱貸之家皆齊首而稽顙蓋叩頭也則稽首非叩頭明矣凡拜皆弓手為容也賈誼容經曰跪弓微磬之容掄右而下進左而起手有抑揚各尊其紀拜弓磬折之容吉事尚左凶事上右



隨前弓舉項衡弓下寧速無遲背項之狀如屋之雷所  
謂項衡弓下者蓋稽首也商書拜手稽首孔傳云拜手  
首至手然則手先據地首乃至手是手與首俱至地其  
實手在地首在手故拜手與稽首連言是一事非兩事  
孔傳合為一得之矣孔疏分為兩云初拜頭至手乃復  
申頭弓至地至手為拜手至地為稽首豈其然乎康成  
謂空首者頭至手是為拜手孔賈疏皆謂臣於君則稽  
首平敵則頓首君於臣則空首臆說也穆天子傳天子

賜七萃之士高奔戎佩玉一隻奔戎再拜稽首賜許男駿馬十六許男降再拜空首然則空首猶稽首降拜謂之空未升成拜也豈君於臣之禮哉左傳秦哀公賦無衣申包胥九頓首而坐則頓首亦非獨行之平敵也三

者將毋同

玉藻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此言稽首之禮甚明據掌謂兩手據地非拜首而何故拜手

與稽首連言者弓此注云據掌弓左手覆按右手疏謂卻右手而覆左手於其上此何禮也愚所未達

通禮義纂曰自後魏弓來臣受君恩皆手舞足蹈弓鳴喜歡蓋本古者拜手稽首之禮愚謂拜有容惟凶拜無

容振動者舞蹈之容也振動或作振董鄭大夫謂振董者兩手相擊兩手相擊曰抃呂氏春秋曰古者帝嚳乃令人抃或鼓鼙擊鐘吹箎展管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曰康帝德是為抃舞後世舞蹈實出於此今倭人拜猶然古之禮也

鄭司農曰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釋文云擡即今之揖容經曰端服整足曰經立微磬曰共立磬折曰肅立垂佩曰卑立平衡曰經坐微俯曰共坐俯首曰肅坐

廢首低肘曰卑坐觀肅立肅坐則肅拜可知肅者磬折之象下於拱上於卑但俯首不廢首左傳曰敢肅使者公羊傳曰揖師而行揖猶肅也何休曰揖於師中介冑不拜為其拜如蹲

曲禮為其拜而菱古而如通菱猶蹲也

杜預曰肅手至

地誤矣士昏禮婦拜扱地扱地者手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禮之重者尋常肅拜焉得手至地乎鄉飲酒賓厭介介厭衆賓注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今文皆作揖蓋舉手向外為拱引手向身為厭古之擡也則肅不

至地益明少儀婦人有肅拜手拜注云肅拜拜低頭手  
拜手至地疏云手拜之法手先至地頭來至手猶男子  
之稽首矣然則扱地者古之手拜也袞讀為報樂記禮  
有報而樂有反注云報讀為袞袞拜者答拜也天子賜  
諸侯衣曰袞衣天子答諸侯拜曰袞拜



禮說卷八